



我們到了西北

中國青年出版社

我們到了西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我們到了西北

*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東西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33/16印張 60,000字

1956年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0

書號904 地理33

定價(6)三角四分

內 容 提 要

祖國西北，土地遼闊，河山壯麗，物產豐富，寶藏無盡。

本書是搜集兩年來報刊上介紹西北的十三篇文章而成。這十三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介紹了：在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支援下，西北人民是怎樣英勇地和自然展開了鬥爭，並開始取得了光輝勝利的生動情況。

目 次

西北河山巡礼·····	李千峯(1)
蘭州見聞·····	王宗元(9)
征服烏鞘嶺的人們·····	林 藝(21)
酒泉盆地見聞·····	李若冰(28)
在祖國的油都·····	鄭笑楓(39)
在雅佈賴鹽池上·····	于辛田(46)
在甘南藏族自治區·····	葉淺予(52)
到柴達木盆地去·····	孔繁祉(57)
柴達木盆地一晝夜·····	王吉慶(63)
新疆行·····	王子凡講、彭德漢記(69)
在瑪納斯河流域·····	沈 石(75)
石河子新城·····	安 平(79)
帕米尔高原歷險記·····	白 辛(87)

西北河山巡礼

李千峯

我國的西北，包括陝西、甘肅、青海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四個省區。這是一個廣大遼闊的地帶。它的面積有三百三十五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總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比六個法國加在一起還大一些。

有許多人從沿海地區到了甘肅蘭州，在心理上往往總以為已經到了我國的西部。因為他們如果是從北京坐火車去的，則已經走了一千七百多公里。其實，蘭州的位置還只是剛剛接近了我國的正中心，如以西北整個地區來說，它還只在東部。從蘭州向西到新疆和蘇聯接境的塔城，則還有兩千八百多公里。

在一般地圖上，這個廣闊的地帶是被塗着一樣的單調的顏色，但當你在西北一走動，就會馬上發現它是有着多麼大的差異。這裏居住着十幾種民族，他們不但語言文字不同，而且就連膚色和生活習慣上也有區別。這裏有着世界上稀有的高山，如像崑崙山的穆斯塔格峯拔海七千二百公尺；但世界最低的盆地吐魯番盆地也在這裏。吐魯番盆地最低處比海面還要低二百五十公尺。因此，每當夏季天山的峯頂仍覆蓋着白雪，大氣的溫度仍保持着零點以下的時候，吐魯番的氣溫卻說不定已經上升到攝氏四十五度以上，人們在中午往往要到陰涼的地下室裏去休息。

整个西北的地形，是一个由西向东的大傾斜面。阿尔泰山、天山、崑崙山、祁連山、巴顏喀拉山等山系都由西向东綿亙幾千公里。這裏蘊藏着極為丰富的礦產和大片的原始森林，同時是發展農牧業的優良場所。

这些高山，除去它本身所蘊藏的丰富工業資源大大有利於西北的工業建設外，就是山上的積雪，對於当地農業也具有一般人意想不到的用途。整个西北是一个雨水不够充沛的地帶，特別是它的西部，常年降雨量往往只有一百到二百公厘。这样，來自山裏的雪水就成为農業的生命。春夏秋三季是積雪溶化的季節，而這時也恰好是農田裏需要水的季節。在這時天气越晴朗，則積雪越容易溶化，而農田裏則越可以得到更充分的灌溉。所以這一帶的農民有一句俗話：“东边是靠下雨吃飯，而我們是靠晴天吃飯的。”我國明代詩人陈棐在歌頌祁連山的一首詩中，曾对这种利用積雪灌溉的情景有过很好的描寫：“四時積雪明，六月飛霜寒。所喜炎陽会，雪銷灌甫田；可以代雨澤，可以資流泉。”实际在西北引用雪水灌溉的不只甘肅和青海兩省边界的祁連山一帶，而是遍及於蘭州以西的整个廣大地區。在那裏，水地的面積以數千万畝計。我們在新疆平坦的大戈壁的上空飛行，經常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綠洲，茂密的樹叢環繞着小巧的村莊，还有那阡陌相連的農田，和縱橫交錯的渠道，真与美麗如画的江浙一帶的鄉村相似。这些綠洲也是靠雪水來灌溉的。

一个沒有到过西北的人，往往容易把西北想像成一个荒涼、苦寒和除去深山而外別無可述的地方。其实它的自然条

件絕非如此，它到处有着丰富的出產和綺麗的風光。就以氣候來說，它的一般地區比我國的东北還要暖和。烏魯木齐在一月份的平均溫度約在零下二十度左右，蘭州在十二月份黃河方才結冰。我國古詩中虽有“春風不度玉門關”的說法，但這只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其實當玉門關（在甘肅省的西部）以東春風拂面，而西部的廣大地區也正是春暖花開的時節。西北不但有高山，而它的盆地和平原的面積也是那樣遼闊廣大，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塔里木盆地面積九十多万平方公里，相等於四個英國。它和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一樣生長着丰富的穀物和棉花。此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準噶爾盆地，青海省的柴達木盆地，甘肅省西部的河西走廊以及陝西省的關中平原都是極目無垠的曠野，而且很多地方具有優良的灌溉條件，在歷史上就有“塞外江南”的美譽。

我國的第二大河黃河發源於青海省的約古宗列渠。它在西北境內流經三千三百多公里，約佔全長的三分之二以上。這一條哺育着兩岸一億八千萬人民的大河，還在兩千年前，就被我們的祖先在西北利用來發展灌溉事業，如今仍被人們在俗諺中所稱道的“天下黃河富寧夏”的原寧夏平原，灌溉事業在漢朝就已開始發展。陝西渭河谷地的大規模灌溉開始於秦朝。現在它是我國著名的產棉區之一。

西北同時也是我國古代文化的發祥地。我們從東部沿海到西北去，進入潼關以後便可看到許多歷史悠久的古蹟。陝西省的省會西安曾經作過十個朝代的都城，前後達九百七十多年之久。在這裏建都的最後一個朝代——唐朝，到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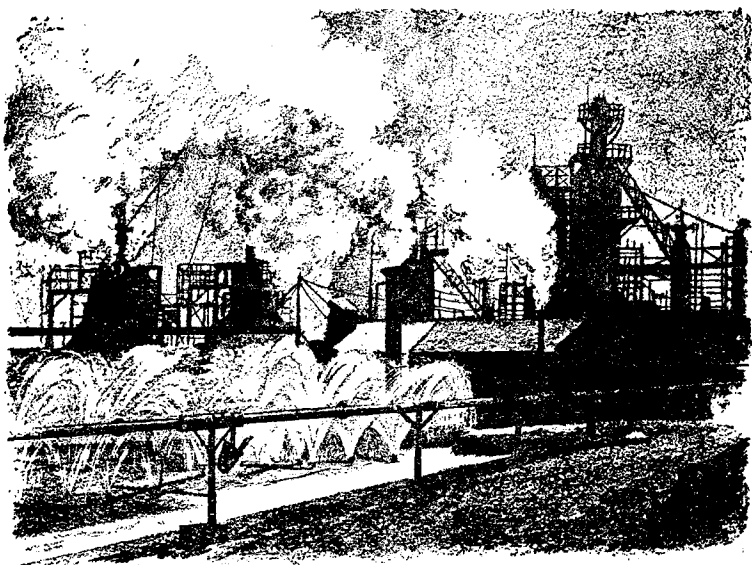
已有一千多年。

曾經長期作為我國人民革命聖地的延安，就在西安以北的陝北高原上。我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曾經在那裏領導了我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在那些難忘的年代裏，我們的巨人以他天才的著作和演說，喚起了我們這一代人的覺醒和鬥爭。它至今仍是我國人民無窮的鼓舞力量和前進的指針。

但上述一切並不能全部說明西北的真實面貌。解放前的反動政府根本就沒有管它，以致它在經濟和文化上都遠遠落後於沿海各省。

就農業說，一九四九年西北全境解放以前，已開墾的耕地尚不到它全部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三，生產的糧食僅佔全國的百分之五。工業幾等於零，產品的總產值僅佔全國的百分之二。陝西中部出產的棉花絕大部分要運到一千多公里外沿海城市去紡織。當時人們能想得出的鐵路名稱只有一條，就是隴海鐵路（從甘肅的蘭州到江蘇省的連雲港，東西長一千七百四十公里）。但那個名字也只是象徵性的，因為它雖從一九〇九年就開始在東部修建，而到一九四九年還沒有修到蘭州。蘭州人第一次在當地看到火車，還只是解放後的事。當時西北的公路總長尚不到全國的十分之一，行駛的汽車只佔全國的百分之五。絕大部份地區惟一的交通工具只是駱駝和驢子。

解放以前地質人員所到過的地方，只不過佔全區的百分之一、二，真正經過鑽探的地方更是寥寥無幾。大量的金屬、石油和煤炭被埋在地下永無出頭之日。其實許多人民就住在



丰富的礦体上，但窮困得衣不蔽体。

解放前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只把西北当做遊牧場所，認為只有經濟落後的少數民族才甘心在那裏居住，現代文明是永远也流不進去的。他們在那裏所看到的只是獸皮、羊毛和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賦稅。而所謂“建設”“開發”只是勒索人民和向外國借款的幌子。美國帝國主义曾經長期垂涎着这个地帶，他們甚至連古代石窟中的壁画都要偷走（甘肅敦煌的壁画已被他們盜去了多幅）。

一九四九年西北的全境解放，給那裏三千二百萬的各族人民開闢了一條走向幸福的新的生活大道。幾千年來酣睡着的大地，也因人民政权的建立而獲得了新的生命。巨大的石

油開採機在天山腳下轉動起來。陳舊不堪的玉門油礦變得了煥然一新。蘭州人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火車。一條又一條的公路伸向不同的民族地區。民用航空事業的發展大大縮減了東西之間的距離。自動化的發電站迅速地建設起來。新安裝的紡錠超過了原有的二倍以上。新建設起來的還有許多國營農場和牧場。社會主義建設的步子已經開始邁進這個處女地裏來了。

各族人民從內心裏感受到了新中國的好處。首先使他們覺察到的是原來自己就是新社會的主人，再就是各族之間已經通過一種共同的理想建立了互相信託、團結和友愛的關係。來自城市的日用品便宜了，自己的糧食和羊毛價格提高了。各族男女用着各自不同的語言歌唱着毛主席和共產黨。

一九五三年開始的我國第一個國家五年計劃加倍的鼓舞着西北人心。一個接一個的勘察隊來到了西北，鑽探機的馬達聲在發散着神秘浪漫氣的深山和草原上響起來了。國民黨反動政府在西北解放前的十年期間只鑽探了兩萬七千公尺，而我們在一九五三年一年間所鑽探的就超過這個數字將近四倍。

各地人民源源不斷把所發現的礦苗報告給國家。有的礦石在他們手裏已保存了多年。在短短地一個時期，僅在陝西、甘肅兩省人民報給國家的礦石就有一百四十多種，其中九十多種是金屬。

美國帝國主義份子曾斷定說我國的石油儲量不豐富，而今天在西北完全証實了這是謊話。許多個大的含油構造被發

現了。西北很有可能成為我國的“巴庫”。也有人曾說我國是一個缺少銅的國家，如果沒有銅則難以建設大工業，製造電纜需要銅，製造機車需要銅，製造合金也需要銅。然而我們卻發現了世界上稀有的大銅礦。大煤田在西北各省都有。陝西渭北煤田的面積達數百平方公里，儲量以十數億噸計。新疆煤田不僅面積特大，而且有的多到四十多層，煤層有厚達三十多公尺的。西北的鐵和稀有金屬也在不斷發現。青海省一向是被認為地層構造新，因此不會有礦產的，實際它的地下資源卻極為豐富。

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根治黃河的大規模地準備工作即已開始。來自北京水利部門、燃料工業部門和地質部門的查勘人員紛紛來到了黃河的中游和上游。一九五四年春天，蘇聯專家組和大批的中國專家們來到了西北沿黃河的地區。他們完成了宏偉的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根治黃河的偉大工程全部完成以後，它將：一，可以使幾千年來一直遭受洪水災害的沿河人民永遠擺脫水災；二，黃河本身的水力每年可以發出十倍於我國



一九五四年的發電總量；三，可以使黃河流域現在一千六百萬畝的灌溉面積擴大到一億一千六百萬畝；四，可以使五百噸的拖船由海口直接航行到蘭州。而那時的蘭州不僅只是一個巨大的工業中心，而且也是一個重要的水陸碼頭。

為了適應工業建設的迫切需要，規模巨大的鐵路修築工程正在加緊進行。目前在修築中的有三條大幹綫：一條是從蘭州向西到新疆的中蘇邊境；另一條從陝西寶雞到四川成都；還有一條從蘭州沿黃河到內蒙古自治區的包頭。這三條鐵路大幹綫在前代人聽來只能當作神話，因為它要穿過無數難以穿過的高山和戈壁，而且全長達數千公里，但是這一個前人從來不敢相信的夢想，現在卻正被新中國的建設者順利地實現中。

任何一個到西北去的旅行者都會告訴你許多實例，以說明這個地區近年來變化的迅速。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成羣結隊年輕的建設者們正在遙遠的地方源源走進這個地區裏去，他們的足跡在走向遼遠的柴達木盆地，在走向人跡罕至的祁連山，在走向天山、賀蘭山以及新建設的工業城市。在這一帶廣大而富有潛力的地帶，我們的青春正在開始。

（“新觀察”）

蘭州見聞

王崇元

一 水果的城

蘭州城是在肥沃的黃河河谷裏。北靠黃河，南倚皋蘭山，物產丰饒，風景秀麗。它是天蘭鐵路終點，蘭新和蘭包鐵路的起點，又是五六條公路會合的一個交通樞紐。

不論你從東面或西面到蘭州來，都會首先看到那散佈在黃河兩岸的果樹林：梨樹、桃樹、杏樹、棗樹、蘋果樹、李子樹……幾十里路上綿延不斷。春天，果樹開花的季節，人們老遠就能聞到那飄來的淡淡的香氣，望過去是白一片，紅一片，紫一片，好像團團彩色的雲朵，舒卷在山腳下似的。沒有風的好天氣，住在蘭州城裏的人們常常到這一帶來旅行。

秋天，是果園最美麗的時候，成熟的果實，纍纍垂垂，把很粗的枝幹都壓得彎下了腰，得用許多支柱把它撐架起來。看到那些沉甸甸的果實，人們常會驚訝地問：難道這些果實就是從那細瘦的枝條上結出來的嗎？什麼人使那又小又澀的杜梨變成目前這多種多樣的梨子？什麼人使那皮薄核大的山桃變成目前這又香又甜的蜜桃呢？是那些普通的農民，那些無名無姓的“米邱林”們，幾千年來他們像“愚公移山”似的，摸索着，改造着，尋求着，一代又一代地培植出這些出色的果子，使得我們現在可以自豪地把它端出來：“請嚐一嚐我們蘭州的出產吧！”

蘭州水果種類很多，光梨子就有六七樣：有脆的，有綿的，有極甜的，有甜中帶酸的；大的每顆有半斤多重，小的却只有胡桃般大。其中屬於“鴨梨”一種的，皮薄肉細水多，吃進口裏好像可以溶化掉，它的色、香、味，比有名的“邢州梨”還要好。另外一種小梨，類似北京叫做“鴨廣”的，蘭州人喜歡用小繩把它結成一串，掛起來，一直放到梨子變軟，顏色變黑的時候再吃，酸甜之外還有一種特別的香味。

蘭州的西瓜和甜瓜，也很有名。甜瓜中有一種叫做“白蘭瓜”的，瓜肉很厚，圓溜溜的比排球略小些，切開時會流出綠色的蜜汁，發散着“晚香玉”似的香氣，是蘭州的特產。

解放以後，政府非常重視蘭州水果的增產，成立了新的科學指導機構，農民們開始取得了科學的支援，“六六六”和噴霧器，已成了消滅果樹害蟲的有力武器，“人工授粉”和新的技術方法也在逐漸推廣。園藝學者們結合農民的經驗，已經培植出數種蘋果和梨子的新品種。

天蘭鐵路通車以前，蘭州水果不能外銷，外地水果在蘭州更是“稀世之珍”——河南紅薯都是擺在水果店裏賣。現在，蘭州的水果可以大量向外運輸了，廣東的菠蘿蜜、香蕉、荔枝，福建的橘子，四川的柑子，已經和本地瓜果一起出現在街頭的水果攤上。

二 石子田和水車

初到蘭州的人，會很驚異的看到城附近許多田地都鋪着石子——像鉄路上墊枕木的那種鵝卵石。別的地方，發現田

裏有一兩塊石子都要揀出來，為什麼這裏却要把石子揀進來？

原來這是蘭州附近農民的一種創造。據說多年以前，甘肅發生了一次特別厲害的旱災，所有莊稼都乾死了。一位老漢發現有幾株穀子沒有死掉，並且長得很好，仔細一看，原來這幾株穀子是从石子底下生出來的，掀開石子看，下面的土壤都很潮潤。他想，不可以拿一些石子壓在耕種過的地上嗎？第二年他試驗着這樣做了，果然這塊“石子地”莊稼長的特別好，又耐旱又壯實，不幾年，這種耕作法就傳遍了甘肅、青海許多地方。

據農學家們研究：這種石子鋪的地——當地老百姓叫做“鋪砂”——可以節制土壤裏毛細管的吸水作用，防止水分過分蒸發，可以保持地面的溫度，又可以在多風的春天，保護莊稼幼苗不受搖撼，是合乎當地情況與科學原理的。

“鋪砂”地的產量和水澆地差不多，“砂地”小麥比水地小麥出粉率大，也更“筋道”，好吃。但是“鋪砂”很費工，鋪一畝地約需一百二十個畜工，鋪一次可以使用三四十年，因此，在舊社會裏，農民們說“鋪砂”地是：“累死爺爺，撐死兒子，餓死孫子。”當然，在封建階級的殘酷剝削下，“撐死兒子”不過是個誇張之詞，但這個諺語，卻反映着半封建社會中農民“再生產”能力的薄弱。解放後，銀行大量發放“鋪砂”貸款，幫助農民鋪砂地，再也不會有“餓死孫子”的顧慮了。

西北是個經常受旱的地區，歷來有“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的說法。為了對抗旱災，農民有很多創造，黃河沿岸的

“老虎水車”便是其中之一。這種水車通體是木製的，輪子直徑約有兩三丈長，豎立在很高的木架上，輪邊裝着許多水斗，利用河流衝擊輪葉轉動，把河水吸到上面的水槽裏。

這些水車，好像傳說中的巨人般的站立在黃河岸邊，構成蘭州附近的風景特色。它們全身長滿了綠苔，幾百年來以“唯我獨尊”的姿態，慢悠悠地，執着地，日夜不倦地旋轉着，唱着一支沉重而單調的歌子，令人聯想起那一步一聲的駝鈴，走長途的牛車……。但這種中世紀的速度，早已不能適應解放後的農村生產力了，如今，黃河兩岸增添了不少“解放式”水車，它以輕快的節奏，向那位中世紀的巨人宣佈着自己的優越性。可就在“解放式”水車的身旁，它的勁敵，已經咆哮着走來了——力量強大的電動抽水機，是去年蘭州黃河水位降落的時候，電廠的工人幫助農民們趕修起來的。它以每分鐘二千四百轉的速度，發出轟鳴，吐出臉盆粗的一股水，灌溉着土地。附近許多農民都跑來參觀，高興的說：“這才算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傢伙呢！”

三 黃河險灘與羊皮筏子

蘭州附近的黃河水流很急，石灘很多，木船不能航行，羊皮筏子是水上唯一的交通工具。

羊皮筏子的做法是這樣：宰羊的時候，從頭部開始，很小心地將羊皮整個剝下來，把四條腿和頭部用繩紮緊，向裏面吹足了氣，使它脹得像個防空氣球似的，然後把這樣的“浮筒”八隻或十二隻綁在一個木架子底下，這就成功了一隻小羊皮筏